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汉学研究

第一集

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K207.3-53 8-53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汉学研究

第一集

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研究/阎纯德主编.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8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ISBN 7-5047-0928-X

I. 汉… II. 阎… III. 汉学-研究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260 号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北京友谊印刷经营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25 插页:2

字数:420 千 印数:1—1500 册

定价:25.00 元

卷前絮语

在1996年炎夏酷暑到来之前,为圆《中国文化研究》杂志创刊时计划编辑出版多卷“中国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心愿,我们编辑了第一集“汉学书系”,作为酣睡在摇篮中的“百花”丛中的第一朵微笑着探出头来的小花,捧献给我们的祖国,——在北京语言学院更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第五届国际汉学教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之际。

《汉学研究》每年出版一集,发表各国汉学史、汉学理论、汉学家学术传记及其研究、外国汉学家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以及汉学领域的重要文献。欢迎国内外学者赐寄佳作。

《汉学研究》是一座沟通中外的文化桥梁。为了这座文化之桥的巩固和延伸,真诚希望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或稿件或道义上的关怀。

《汉学研究》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汉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编辑委员会编辑。汉学书系第一集是在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资助和关怀下,及中国和平出版社对弘扬中华文化事业的热心支持下得以出版的。

《汉学研究》是我们这个园地里开放的第一朵小花。也许,她是稚气的,但她对社会的真诚是纯洁的……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编辑委员会

1996年7月15日

《汉学研究》书系编辑委员会地址: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主楼北侧 249号

《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 100083

电话号码 62017531—2701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 顾 问 任继愈 (Ren Jiyu)
张岱年 (Zhang Dainian)
季羨林 (Ji Xianlin)
杨庆华 (Yang Qinghua)
萧 乾 (Xiao Qian)
- 主 编 阎纯德 (Yan Chunde)
- 编 委 乐黛云 (Yue Daiyun)
安平秋 (An Pingqiu)
李明滨 (Li Mingbin)
严绍璁 (Yan Shaotang)
侯 健 (Hou Jian)
耿 昇 (Geng Sheng)
黄卓越 (Huang Zhuoyue)
阎纯德 (Yan Chunde)
韩经太 (Han Jingtai)

序《汉学研究》

阎纯德

“汉学研究”的“汉学”，我们采用了英文“CHINESE”，没有用“SINOLOGY”。“SINOLOGY”是传统的，多一些欧洲色彩，多一些人文精神；而“CHINESE”则显示了一定的现代风采，更多一些包容性，除了人文科学，还可以包括自然科学。所以，每年一册的《汉学研究》集刊，是汉学研究集大成之学术园地。

汉学的历史，从萌芽，到发展、成熟，已有很长的历史。但由于岁月的流逝，我们也像天文学家研究宇宙天体诞生，人类学家探究人类本身的起源那样，实在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年代。不过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毕竟不长，根据各种文献的记载，外国人将中国文化作为一门独特的学问来研究，应该说大致还是清楚的。

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发育繁衍的土地；但文化是流动的，历史地讲，流则活，不流则死。中国文化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心由各民族文化共同融合凝聚的一条东方活水。同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中国文化有保守的一面（这一面，也许多一些），也有开放的一面。“保守性”使我们的文化能够厮守自己的传统，永远沿着自己民族的精神河道奔涌；“开放性”又使我们的文化能够吸纳百川，形成巨流，拥抱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健康而活跃的内外循环。这种循环是文化恒久存在与发展的保证。

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说，事物只有运动才有生命。文化是流动的，流动可以开化文明，发展文明。中国文化可以流出去，带着自己的古老、沧桑和辉煌；还可以流回来，带着异样的风

景。从中国流出的文化,汲取了异国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种文化。所以,可以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汉学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近,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距很远,总之,它是一门相当独立的学问,是一个亟待投入人力进行研究与开拓的学科。

汉学的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抄袭或模仿,它是一种创造;汉学可以阐发出中国人未见之所见,未思之所思。所以,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说:“外国人研究中国并非仅仅出于热爱中国、偏袒中国,有时他们会成为一个极冷静的操纵者,甚至是一个批判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人一样,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热爱,当然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善意批评。这讲的是人类的社会关系。但在学术上,从某种意义说,是不讲“宽容”的。所以,人们才说,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是人类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共同手段。古人还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季羨林教授所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

人类从自己的幼年童年时代起,就一直在崎岖的崇山峻岭中艰苦攀登,追求科学与至诚至真的道理,中华民族是人类长途跋涉大军里一支优秀的队伍,在人类文明史中创造了属于全人类的灿烂文化。古老的丝绸之路已由高速信息公路所取代。中国人执著地维护自己文化的尊严,但决不袒护自己的愚昧和谬误。中国人有谦虚的传统美德,有前瞻的气概和精神。中国的长城不是自我禁锢的堤坝,而是远航的跑道。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汉学研究》编委会,愿与国内外学者同仁,一起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及研究、推动汉学发展的责任。

1996年6月27日 北京西里斋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 任继愈 (Ren Jiyu)
张岱年 (Zhang Dainian)
季羨林 (Ji Xianlin)
杨庆华 (Yang Qinghua)
萧 乾 (Xiao Qian)

主 编 阎纯德 (Yan Chunde)

编 委 乐黛云 (Yue Daiyun)
安平秋 (An Pingqiu)
李明滨 (Li Mingbin)
严绍璿 (Yan Shaotang)
侯 健 (Hou Jian)
耿 昇 (Geng Sheng)
黄卓越 (Huang Zhuoyue)
阎纯德 (Yan Chunde)
韩经太 (Han Jingtai)

目 录

序《汉学研究》	阎纯德
汉学和西方汉学研究	阎纯德 (1)
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	[法国]戴密微著 胡书经译 (15)
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	[法国]谢和耐著 耿 昇译 (55)
中学西渐第一页——16 世纪欧洲汉学概述	吴孟雪 (61)
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三百年	李明滨 (88)
苏联的汉学研究	[俄国]齐一得著 李明滨翻译整理 (112)
20 世纪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实证主义研究	
——实证论的特质与经院派的先驱们	严绍璈 (122)
西方汉学研究的丰碑——高本汉	张静河 (135)
利玛窦入华的行程路线	[意大利]史兴善著 耿 昇译 (164)
评利玛窦的文化交流观	杨国章 (176)
荣格与中国文化	李以洪 (183)
费正清的中国文化观	曹 文 (197)
李约瑟博士在成都	李映发 (205)
秋吉 久纪夫与中国现代诗歌	王晓平 (215)
试论斯蒂芬·欧文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程铁妞 (227)
白尚德博士和她的中国人类学研究	钱林森 (261)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	[法国]戴 仁著 耿 昇译 (273)

法国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1948—1949)

..... [法国]鄂法兰著 耿 昇译 (290)

《史记》在韩国的译介与研究 [韩国]诸海星 (298)

关于《文心雕龙》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王晓平 (309)

试论美国对韩愈的接受(1936—1992)

..... [美国]倪豪士著 罗 琳摘译 (324)

20 世纪英语世界里的《金瓶梅》 黄鸣奋 (336)

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 [俄国]李福清 (341)

高丽末期儒学考辨——牧隐诗中表现出的性理学之受容

..... [韩国]李贞馥 (356)

气哲学的二种类型 [韩国]刘明鍾 (363)

性理学中诚与敬的意义 [韩国]赵骏河 (375)

朱子易学的接收与退溪易学的形成 [韩国]金益洙 (379)

《朱子家礼》及其在韩国的实践 [韩国]裴相贤 (385)

中庸价值观之现代意义——以朱子注释为中心

..... [韩国]沈佑燮 (390)

程颐的义理易之我见 [韩国]金弼洙 (394)

王弼与朱子的体用论比较 [韩国]金周昌 (397)

宋学对朝鲜王朝乐学之影响——论世宗时代旧乐之厘正

..... [韩国]郑花顺 (402)

析论朱子“心体流行”说——中和旧说与新说之比较

..... [韩国]郑相峰 (409)

宋学与东亚的近代化

——对“理一分殊”的再认识及东亚的共同精神

..... [韩国]柳仁熙 (434)

关于“儒教文化复兴”…… [日本]沟口雄三著 朱春育 谢谋译 (441)

与亚里士多德《创作学》相媲美的刘勰的《文心雕龙》

..... [意大利]尚德拉著 沈蓁梅译 (456)

论《孟子释义》对《孟子》基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李保林 (463)

中国的历史与故事的距离 [日本]高津孝 (473)

论中国新文学的政治品格 [法国]毕 戎著 阎纯德译 (482)

鲁迅与爆竹——小说《祝福》的结构、象征手法及佯谬之论

..... [德国]普塔克著 马树德译 (493)

穆旦年表试稿 [日本]秋吉 久纪夫著 荀春生译 (506)

中国抒情诗中妇女的心声

..... [意大利]安娜·布亚迪著 沈蓁梅译 (516)

论中国的植物图 [法国]安德烈—乔治·奥德里古尔

乔治·梅泰里著 何 平 华子译 (520)

1945年后韩国出版的中国学著译目录

..... [韩国]安熙珍编译 (531)

法国汉学研究所简介 [法国]戴 仁著 耿 昇译 (535)

汉学和西方汉学研究

阎 纯 德

人类文化像在历史长河里漂流的河灯，中国文化是这长河中特别灿烂的一盏。作为人类文化渊源流长的中国文化，不是囚禁在人类博物馆里的化石，而是逐渐把民族意识和当代意识结为一体的全新文化。

人类走到今天，各种文化是在斗争、排斥、拥抱、联姻、兼容的过程中发生、发展，或没落、消亡的。文化借助于经济、政治的力量在变中求生求长，变则生，不变则亡。人类属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无法从自然的发展规律中得以超脱，也无法从社会的生存规律中得以超脱，超越自然，逾越规律都是不可能的。自然界存在竞争，社会存在竞争，文化也存在竞争；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生存竞争”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并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当然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其生存发展中，都必须破除自己的“中心主义”，不断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精华，才能逐步完善自我，才能进步繁荣，才能创新。在漫长的历史生活里，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学者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资料库里，探寻到东方的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的精神，并在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中形成了汉学——人类文化中一个具有特殊色彩的科学门类。

一、关于汉学

何为汉学？根据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实际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倾向看，我认为汉学包括两个概念——一个大概念，一个

小概念。

大概念的汉学是广义的,认为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主要是古代文化)的总称就是汉学,凡属于这一对象的研究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也有人把汉学称为“中国学”,有的称为“东方学”(这一概念有的西方学者独指中国文化,而更多的则常常包括了日本、韩国和印度文化在内),也有的称为“支那学”;凡此种种,似乎莫衷一是,但被大多数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普遍认同的应该说还是汉学。在对汉学的认识过程中,也有人广义地把中国人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划入汉学之中。中国本民族文化(主要是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对中国人自己来说,我们通常称为“国学”或是“中学”(这一概念可以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在研究的对象方面,国学颇似旧汉学,中学颇似新汉学。国学或中学与汉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文化实体,但因研究者的文化血统迥异,文化背景相悖,致使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研究思维方式、出发点、视角、方法、结论很有不同;若是把国学和汉学比作不同的学派,倒很贴切。因此,我们说,汉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是他们关于中国的学问,对中国人来说汉学又是西学,因为汉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的范畴。

小概念的汉学认为,汉学是外国学者(当然也包括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或久居外国并深受其文化影响的华裔外国人)整理、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成果之总称。西方汉学已有很长的历史。英文 SINOLOGY (汉学)一词究竟产生在何时,大概很难考证得准确。“汉学”这个名称,确乎带有“欧洲文化本位”的色彩,甚至有人认为它曾表现出欧洲学者对那些已经“沉沦”的古老民族文化的一种轻视的态度。然而,中国文化是一条奔腾的活水,它的载体汉语,却一直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废弃的印度梵文和埃及象形文字不能与之相比,西方学者当初也许对之确有不恭,但时之一久,最初的性质已经淡化,甚至消融。“汉学”在约定俗成的道路上是成熟的,早已拥有名正言顺的资格,已

被各国学者公认不误。汉学是外国人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一座桥梁,是漫长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外国历史文化撞击之后派生出来的一种学问。通俗地说,汉学是文化的“混血儿”。汉学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经过研究之后的一个概括,这个概括包涵着在他们文化背景制约下对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认识。中国有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

二、汉学的萌芽时期(公元前后至 15 世纪)

根据西方国家历史文献记载,汉学已有很长的历史。“萌芽”时期整整经历了一千五百年来。在这个历史时期,人类基本还是处于缓慢发展阶段,科学技术还没有重大的突破,交通和信息还停在近似原始的方程制约里,人类的思想还停留在奴隶的或封建的牢笼之内,这一切不可能使人类的物质飞跃,于是人类的精神文明也不可能得以高度的发展。

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远在公元之前。在西方的文献上,关于中国的文明,一是来自陆路,一是来自水路,其记载始于公元前后。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尔生(J. G. ANTERSSON)对彩陶的研究记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以北地区便已与俄国南部地区及多瑙河流域有了文化来往。希腊人在公元前 5 世纪已经记载了天山南麓和北蒙居民的情况,还以地中海黑海为界,最早把世界分成欧罗巴(Europe)和亚细亚(Asia)两个部分;据说希腊人克泰夏斯(KTESIAS)远在公元前四世纪最早记述过中国人。亚历山大远征,虽然有地理学家和科学家相随,并记录地理资料和民情,于世人眼界有所扩大,但对中国和东方,所知仍然寥寥。到了罗马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东西方交流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随罗马之勃兴,希腊文化光被之诸地方,统一于罗马政权下,希腊罗马文化扩大于西欧,结果造成东方

(Orient)一概念,盖于希腊罗马世界即欧罗巴世界对立之特殊世界也。”(《汉学发达史》P3)此意义上的东方,始见于罗马时代著述家的笔下。现在,我们可以在《法国大百科全书》、《小百科全书》及《世界历史大事表》上找到这样的记载:公元170年,罗马帝国时,马克·奥布雷(Mark AURLE)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我们可以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

在那个时代,东西方还处于互相寻找的时期,就像现在的人类在寻找外星人一样。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类还无法克服山水的阻隔和路途的遥远。就世界整体而言,罗马时代是一个进步,文献里开始出现中国地理物产居民的记载。纪元前后,当时称中国人为赛里斯(Seres),称中国为赛里加(Serice),这是传自陆路关于中国的最初文化,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 Thinai),称中国为秦(Sin, Thin),这是传自海路关于中国的文化,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所以这Seres Serice二字便是由阿尔泰语转化的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Serikon Sericum二字简化而来。而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均源于始皇帝之大秦皇朝。

宗教和政治往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西突厥与波斯失和,迅速亲密东罗马,两家联盟,交换使节,于是中国文化经突厥传入欧洲。由于旅行家、商人和使节在东西方往返作为文化媒介的缘故,或由于战争,汉风西渐之路逐步开通,西方关于中国的著述也便多了起来。

中国从7世纪大唐帝国到13世纪的宋朝末年,正值阿拉伯人势力勃兴,建立拥有西亚北非南欧广阔地域的阿拔斯(Abbas)帝国时期。可以说阿拉伯人在对东方的了解和研究上较之欧洲出尽了风头。诸如阿布·赛义德·哈桑(Abu Zaid Hassan)的《印度中国纪程》中的“中国之部”及在10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伊本·穆哈希尔(Abu Dulaf Misar Ibn Muhahhil)的游记,对广东的街市贸易、回教情况、学校、官府行政、货币、丧葬、宗教、酒的酿造、茶之饮用等等多有

记载,是西方弥足珍贵的中国文化史料。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有一些,如当时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阿布·勒·费达(Abul-Feda),他的名著《诸国地志》,对中国亦有描述。这些都成为欧洲走向东方,了解研究中国的路标。

当蒙古在东方崛起,马蹄越过高山大河戈壁草滩冲入欧罗巴的时候,那条丝绸之路得以拓宽和伸长。1245年4月16日,罗马教皇英诺森德四世(Innocent IV)于里昂会议之后遣特使意大利人柏朗嘉宾(Plano de Carpino)前往蒙古;之后将途中见闻事务详尽写成报告,历数中国之文明:“……崇信异端,自有文字……其国历史记其祖先之传记,国中有隐士,遁居山林之中,有砖舍,类似吾国之教堂,备祈祷之用。自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间仅有一天主而已。吾教圣经,其人亦敬信之,礼爱基督教徒,好施舍,以济贫乏,礼俗谦让,为人温恭,无胡须,面貌与蒙古人相同,唯不若其宽,自为言语,精于工艺,其技巧世界无比也。地极富饶,丰产五谷、酒、金、银、丝及各种养生之物。”(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P25。)1248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引见从蒙古归来的僧人,两次派遣教团出使蒙古,希望欧洲与其结盟,以对抗伊斯兰的扩张。在东西方交通犹盛之时,罗马教廷屡派僧人东来布教;以后此类出使、旅行、商人往返,都成为东西交流的媒介,于是神秘的中国文明逐渐进入西方,并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1271年,马可·波罗(Marco Polo)随父越过帕米尔高原,东至上都开平,朝见忽必烈,习中国语,参与内外政务,在华17年,归国后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录》,竟成为欧洲人真正洞察中国文明的火光,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亚洲”。

在此前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虽然西方商人、旅行家和学者,先后在其游记、见闻录或历史地理民俗文化著述里,对中国有过详略深浅不一的记述,但毕竟还不是深入中国历史文化深部的研究,毕竟还只能算是表象的介绍。不过,应该说,这已经是人类文化交往史方面卓著的建树了,就其对汉学发展的影响而言,这些都是催生的阳光雨

露,可以说就是汉学的萌芽。

三、汉学的初创时期(公元 16 世纪至 18 世纪)

在欧洲,文艺复兴给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和精神生产带来生机,使西方社会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西方人在无法摆脱的神与宗教的罗网里,开始冲出地中海文化圈,越过大海大洋向外拓展,寻找未知数的答案和新的文化绿荫。美洲大陆的发现,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人类历史上才有了大西洋时代和印度洋、太平洋时代所构成的世界文明。从此种意义上讲,中国明朝的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从 1405 年起,前后 28 年七次通使西洋;生于意大利热那亚的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和葡萄牙人麦哲伦(Fernao de Magalhães),先后于 1492 年和 1519 年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对世界进行勇敢的探索。这些航海家自然都是为人类的交流和进步做出贡献的历史伟人。

就汉学而言,这个时期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传教士的东来,逐步为汉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545 年耶稣教会的西班牙人弗朗希斯科·夏维尔(Francisco Xavier)布教到澳门;意大利那波里人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和利马窦(Matteo Ricci)自印度先后于 1580 年和 1583 年来到中国。罗明坚是耶稣教会来华最早的传教士,懂汉语,在中国布教八年,著有《天主圣教实录》(1584 年),是基督教义最早的汉文著作。利马窦在中国脱僧衣,着儒服,尽心于市民教化,深得国人敬重,在华著有《交友论》及《天主实义》等书。他精通天文历算,与明代大学者徐光启、李之藻合作著译《乾坤体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学书籍,成为历史上西学东渐开先河的人物。此后,传教者东来渐多。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著《中华大帝国史》(1583 年初刊于罗马),成为西方汉学史上关于中国的重要文献。葡萄牙人鲁德照(Alvarez de Smedo)1613 年到南京,后在杭州上海西安布教,逝于广东,著有《中华帝国志》(Imperio de la China)于 1642 年在马德里出版,也是一部汉学名